

4285
XLC



袋鼠人

DAI SHU REN



袋鼠人

DAISHUREN

本社編



新蕾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编译的外国科学幻想小说集，包括五篇幻想故事。其中《袋鼠人》是写天外来客袋鼠行星人到地球后的种种恶作剧，结果讨了个没趣又返回袋鼠行星。《长生的悲剧》、《他生活在盒子里》、《毕奥》都是写关于生命科学的幻想故事，角度不同，各有特色。《海上飞猪》是描写运用“光旋”搞运输的幻想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发明家，由于埋头科学研究，对身边琐事极为马虎，闹出许多笑话。

——目 录——

袋鼠人	1
长生的悲剧	24
他生活在盒子里	50
毕奥	75
海上飞猪	87



袋 鼠 人

[苏]费尔索夫

第一批乘飞船来到地球上做客的宇宙人，是半人马座 α 星球上生有五条胳膊的居民。那时，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呢。人们激动地欢呼：“宇宙人来了！联系上了……”现在大家对天外来客就很少大惊小怪了。在街上随时能遇见——翼手的、球形的、两栖的、双脊索的、结晶体的、昆虫模样的、头朝下的、膝盖上长着手指的、半透明的、镜面般光滑的、蹦来蹦去的、汽泡形的、蜈蚣状的……无奇不有，数不胜数！听说，从前有位老太太夜里出门，突然迎面走来一位眼如明灯、皮肤绿油油的宇宙人，差点把她吓死。老太太半晌才透过气来，咬牙切齿地朝客人背影骂道：“吓死我了！丑八怪……”

顺便说说，正是由于这种互不了解，曾使一位天外来客狼狈不堪。他听人们到处都对他嚷“该死的……丑八怪”，误以为是对他致欢迎词呢。所以，在一次隆重的招待会上，他给当成见面打招呼的客气话使用了。当然，这全是旧话。如今，假如你正在街上散步，一个大如河马的蜘蛛人冷不丁地落在你眼前，张开血盆大口、龇出半米多长的獠牙向你问路，我相信你会若无其事地指点他应当如何如何地走。

目前，我们知道的球外文明社会已有几千个，在《简明宇宙大百科》一书中，专门介绍他们情况的就有几十卷。把这些材料背得滚瓜烂熟的能人是否有，我不知道，反正我办不到。为此，前不久让我吃了个哑巴亏。

大家都知道，天外来客到地球上绝不是为了游山逛水寻开心。相反，他们呆在地球上，那滋味并不好受。有些宇宙人要随身带好氨瓶或者甲醛瓶，免得喘不过气来活活憋死。对红外矮人来说，最好是老老实实在为他们特制的大冰箱里。因为温度如超过零下120℃他们就会气化，变作一股轻烟了。只有几个来自和地球环境相类似的外星球客人，和那种不需要空气，全靠太阳光为生的蜘蛛人还过得去。这些蜘蛛人倒认为在月球上更舒服，因为地球上空气阻力，会使他们行动费劲。至于其他的宇宙人，飞抵地球之后就把自己禁锢在星际飞行器的简易小房子里，成年累月地过着囚犯似的生活，顽强地忍受着种种困苦。这一切又为了什么呢——贸易。

想当初，有些科学幻想小说作家热衷于描写星际大战，什么火星入侵、行星间的征服。在他们笔下，宇宙人全是匪帮，是妄想奴役或者消灭对方的野蛮人。他们小说里的宇宙飞船船长，一旦与其它飞船相遇只会下令：开火。然而，这全是捏造的谎言。所有的人（甚至是长着七条腿，或者是象蝴蝶一样长着翅膀的人）都是愿意和平、友好地生活，谁也不想攻击别人，更不会给来访者设下障碍。整个宇宙空间如同山区公路一样，处处都有醒目的路标。欢迎前来进行贸易……当然，在宇宙人中间有时也会碰到爱捣乱的，也就是

那种喜欢无事生非拿人开心的家伙，这也很难避免。

这种捣蛋鬼我就碰见过。那时我在星际文明社会贸易局货币统一处担任过领导（请注意，我用的是过去时，担任“过”领导，因为自从那次出事以后，我的领导职务就给撤掉了）。我现在就详细地说给你听。

星际贸易事业发展很迅速。最初几年总的贸易量只有几吨，以科学著作和机器图纸为主。比如说，我们的科学院给“空谈家”星座发去百亿伏航天加速器的图纸，它们寄来医治癌症、肾炎、心脏病等三百多种疾病的万应抗菌素处方，这些很难算是贸易。但是没过几年，进出口货物就达到万吨、百万吨的巨额。同时也出现一个很棘手的难题——货币问题。这种东西五百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消亡。但是，随着星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又要提出加以考虑。您可不要把它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小事。您想，仅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用来做货币的东西就很少，从三米长的大石头到小巧的金指环，从五光十色的海贝到精致美丽的金属货币，还有盐块、石块、铜块、铁片，一直到小纸片，琳琅满目，式样繁多。而在浩瀚的宇宙间，找出一种使所有宇宙人都能接受的商品等价物，其困难可想而知。

星际文明社会贸易局成立后，马上提出要解决货币问题。当时，我正在经济史研究所工作，专门研究古代货币制度。因此，很快就聘请我为宇宙货币统一处的负责人。如果不是凭空冒出个袋鼠人来胡搅，这倒是美差，确是一种迷人的工作呢。

星际贸易业务相当复杂。宇宙市场广阔无垠，货物的需

求量极难测定。突然，牵牛星提出紧急订货，要我们限期供给一百五十万块瓷砖，这种东西是他们那里最时髦的装饰品；老人星要求我们供应金刚砂，没有它，自流空气的开采就要停顿。可是北极星也让我们供应他们金刚砂每年一百万吨。发光的物质突然成为亮光体人的时髦装饰，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荧光素和磷；体温高达 500°C 的天狼星硅机体人，为他们访问地球的旅游者订购了大批石棉锦衣……而最让人头疼的是海参——大犬座行星居民正筹备联邦成立三百三十三周年的庆祝大典，让我们在节前无论如何也要供应他们几十亿只海参，这是他们最爱吃的食物。可是，他的邻居小犬座行星居民因为没有受到他们邀请，就提出甘愿付出两倍的高价收买这批海参。空谈家星座的政府却请求把全部海参卖给他们，制造防治星型流行性感冒的血清（这种疾病正在他们那里蔓延）。不料，我们东半球的动物委员会却下令禁止捕捞，以免海参灭绝……天天这般，月月如此。

商品要流通，就要有支付手段。支付什么呢？真叫人伤透了脑筋。从前，地球上人们普遍地使用黄金。可现在拿什么做商品的等价物呢？找出个合适的来真不容易。

硬币、纸币都不行。目前，分子复制技术都很发达，什么样的假货币都能造，尽管不应当怀疑人，但有了这样的可能性，就出现使用什么钱都行不通的局面。选用某个行星的货币做为星际通用货币也不成。譬如说，把一切工作都摆下，集中我们全球力量，日夜苦战，给天猫星座赶制出一批12级纯度的抗氩等离子体动力发生器。我们用这种昂贵的产品会换来什么呢？一公斤晒干的蟋蟀。你还应当由衷地表示

感激，因为在天猫星座干蟋蟀简直是无价宝。当前各行星的货币更是五花八门。暂不提使用石头、贝壳的，这些我们还可以凑合接受，可能多少有点用处。至于，豺狼座的货币是蓝鳄鱼的眼泪；马雅座是他们所崇拜的神鸡足迹；而室女座是用微笑或者用幸福的气味做为货币（当然不是气味本身，而是一种多毛跳蚤身上气味难闻的一根细毛，这种跳蚤生长在北极星的北极，很是罕见）。这些，我想你大概没有听说过吧，何况还有比这更离奇古怪的货币呢，不必多说了。

贸易局设有法律处，负责制订贸易章程和规定参加贸易者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处的领导人是我的老朋友拉法尔。他算交了好运，工作非常清闲。我却总碰上难题。贸易局成立初期，也有些热心人给他提出一大堆方案。建议搞委任书，设置商务代表处，举办种种宴会、接见，拟讲话稿、协议书，还有什么选举代表的比例等等繁琐无聊的事务。他们法律处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建议一古脑地丢进了纸篓，另搞了个简单扼要、各方面都满意的方案，顺利地通过了。当时，我正埋头钻研银河系的货币问题，对拉法尔是用什么办法搞得这么干脆利索，到现在我也没闹清楚。只记得拉法尔见到我就抱怨：“整天无所事事，小伙子们全憋闷坏了，闲得实在难受。”我劝他把人派出去搞点调查研究。比如去人马星座，或者更远的星座。“这一招真妙！”拉法尔感叹地望着我，“你的头脑真清醒……”

拉法尔接受我的建议，把他手下人统统打发到各个行星上去了。诸事顺遂。偏偏冒出个伊拉，一下子我就开始倒霉起来了。这个伊拉跟拉法尔相识不久，便情投意合地提出结

婚。紧接着又让拉法尔去度蜜月旅行。拉法尔万般无奈，只好找我暂时代理一下他的工作。我推脱说他那里的小伙子都很能干，随便哪个都能胜任。

“那是你建议我派他们出差的。帮个忙吧，好在处里目前也无事可做。”

总之，我被他说服了。工作移交给我后，他带着爱人奔向遥远的行星，我就开始主持法律处工作。说也可笑，我只不过是领导我自己而已。

这时，贸易局正在紧张地筹备第一届星际贸易代表大会。会上将审查批准货币统一方案。我们拟定的建议敢说非常有趣，全体代表准能满意。真倒霉，这时又蹦出个该死的袋鼠人，搅得我心神不宁、坐卧不安。

我对袋鼠行星一无所知。百科全书上对它有详尽的介绍，但由于我工作繁忙，没有闲功夫看。拉法尔临走交待工作时倒是讲过，袋鼠人将派代表来谈判，要我多加小心。他说，种种迹象表明，袋鼠人前来并不打算和我们做买卖，而是想拿我们寻开心。他们对通过贸易局进行贸易一直抱反对态度，什么原因却搞不清楚。听拉法尔



一介绍，我知道袋鼠人是来者不善，须要警惕，别让他们破坏了这次代表大会。

“他们和天蝎座是死对头。”拉法尔说，“他们相互找别扭已经有四百年了。虽说没发展到动武地步，但双方都竭尽全力地拆对方的台。最近在第七次星际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亲眼见到一件事。”

于是，拉法尔绘声绘色地讲了当时情景：诡计多端的袋鼠人把装满蚊子的大玻璃瓶带到运动会上。被这种蚊子叮了会使体内新陈代谢减慢。在围绕奥林匹克村的花园里，袋鼠人把瓶内蚊子统统放出来，饿红了眼的蚊子一见运动员就穷追猛扑。不过怪得很，这群蚊子挺挑嘴，专门咬天蝎座的运动员，不碰其他任何人。于是，整个比赛当中，天蝎座人全都处于迷迷糊糊，昏昏欲睡的状态：长跑运动员蹲在起跑点上打起盹来；有只赛艇被水流冲过终点一百多公里，而运动员还没有醒。总之，天蝎座运动员的成绩都是倒数第一。他们有苦难言，心里很清楚是谁搞的鬼，当然不会去记恨蚊子。

“请记住，”拉法尔说，“只要有天蝎座人参加活动，袋鼠人必定来捣乱。还要提醒你，天蝎座人可是刚刚在宣言上签了字的。”

宣言是怎么回事呢？听我来说。拉法尔临走时交给我一把银钥匙，用它开一只大匣子。匣子里面装有一册极厚的书，封面上印有两个烫金大字“宣言”。这一本宣言是拉法尔的一位老前辈编写的，谈到了权利和义务等等问题。不过，拉法尔给这本书找到了另一种用场。记不清我说过没

有，已知的球外文明社会达到七千五百多个，百科全书不可能及时把新增加的社会添上去。而星际贸易局又需要及时、准确地掌握各贸易团体的情况，拉法尔想出个好主意，凡是加入星际贸易的成员来到地球之后，都首先在这本厚书上写下他们星球的坐标，写清楚飞往他们行星去的具体路线。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如：起航点在黄道的平面，经春分点径直走三秒差距，再转向右方十七度飞行，从右边绕过“尘埃”聚集处，然后再微高于地轴飞行半秒差距……这些内容，如您所见是使用了精确的数学语言，但是没有用我们国家的文字填写，全是来访者自己所使用的文字。（这也是为了准确起见）所以，在这一本“宣言”里，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完全是写从那几个行星如何进入银河系和进入太阳系的详细而准确的航线，以及各行星在宇宙间的位置。这可真是一本资料丰富的宝书，绝对不能损坏或遗失。在这本书上如果出了差错，我们这些星际贸易发起人将在全宇宙丢尽脸面，让人耻笑，被看成是天生的大笨蛋，会给星际贸易事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让各个贸易团体重新登记，又要花几十年的时间，还要向他们发函道歉，承认我们这群人无能、太马虎。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也只好重新商定……这样令人不寒而栗的严重后果，想起来就叫人心神不安。

总之，我要加倍小心地守住这本独一无二的宝书。当然，这也不要我花费什么力气，书锁在大木匣子里，木匣又明摆在一张桌子上，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房门加锁，门窗装有报警设备。谁查阅这本书，我在座位上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何况，一个多月只有三个人来翻过。第一位是电视编辑，他为



了拍电视片，只是简单地翻翻，没看内容。他也看不懂。第二位是百科全书的编辑，翻阅了两个小时，查找“P”部文明社会的新内容。他大概查到了两个新的文明社会。最后那位就是袋鼠人了。

我到法律处上班的时间是下午二时，

上午我在原单位——货币统一处工作。中午我总要先练练举重，

然后游泳，饭后再去法律处工作。

那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看代表大会日程安排，研究着赞成和反对我们货币统一方案的各种可能性。这时，宇航站来电话通知说，袋鼠行星贸易组织的代表来拜访我。

我在门口把客人迎接进来，互相寒暄了一阵。我是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袋鼠人，尽管是初次会面，但我一看也就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会获得这一尊称。来客的相貌几乎和袋鼠一样，马脑袋似的大头，两条腿和脚掌更引人注目，和袋鼠没有区别。不过他的穿戴很讲究：一顶窄边圆顶礼帽，上衣是闪光的粉红色衬衣，系一条蛇形领带，外罩一件深蓝色的燕尾服，下穿黑色条纹裤。请他入座以后，我便细心地察看他

晚礼服后襟，打算看清楚后襟下面究竟有尾巴没有。可惜怎么也没有看出来。袋鼠人姿态优雅地摆动一下后襟坐到软椅上，跷起二郎腿，请求我允许他吸烟。开始，他夸奖了几句我们的好天气，随后就请我介绍一下他们加入宇宙贸易联



盟的前景如何。我正要开口说话，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里面传出尖细的童音：“妈妈，佳佳打我……”“小姑娘，电话打错了。”放下听筒，还没等我开口，电话铃又响了。这一回是告诉我“安装工已经到齐，请指示工作如何安排”。我告诉他“再打一次吧，错了！”把听筒放在叉簧上后，我只说了半句话，电话铃又闹起来。是服务公司通知我，“婚礼上用的花束要晚一个小时才能送到，乞求原谅！”我客气地告诉他：“你不送来都可以，因为我根本没定购过花束……”客人显然有点失去耐心，要求看看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单。这立刻引起我的警觉，但不便拒绝。我摸出银钥匙打开匣子。袋鼠人接过书，马脸上顿时掠过诧异的神色。

他又把书放在手掌上掂掂分量。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厚的书早该送进博物馆了。自从发明电子印刷术之后，不管原来是多厚的书，只要用一张纸就可以印下。半导体纸一张能容下五千篇大文章。书脊上有光指示器，可以帮助查到其中任何一篇材料。所以，袋鼠人见了我们这本足有三十多斤重的厚书，不惊讶才怪呢。

客人将座椅稍稍前移，慢慢地翻开了书页，又一怔。我心里有数，这种用宇宙上六、七千种不同文字写成的材料，他究竟能够看得懂多少很值得怀疑呢。不过，他的那张长脸毫无表情。他庄重地脱下漂亮的礼帽，闪出一对直竖起来的大长耳朵，把他的尊容显示得更加滑稽。我强忍着笑，结果还是“噗哧”一下笑出了声音。他倒毫不介意，将礼帽摆在桌子上，顺手把一副玫瑰红的精致手套扔进帽子里，认真地阅读起来。我回到自己办公桌守着电话，紧紧盯住他。客人翕动着嘴唇，聚精会神地缓缓读着。我觉着眼前这位怎么看也不象是有理智的兄弟——一位高度文明社会的全权代表，总好象他是个童话中的胖乎乎的小熊猫或傻头傻脑的小狗熊，装模做样地在演戏。咳，狡猾的袋鼠人！直到最后，我才觉察出他深知自己的外表能给人造成什么错觉，他善于利用这点来迷惑人。

袋鼠人木然稳坐，嘴唇轻轻颤动，不停地翻着书页。我眼皮发涩，努力瞪着他，竭力不让自己打瞌睡。电话铃突然又响起来，怒气冲冲的声音问：“到底什么时候才有飞机票？”我十分客气地告诉他：“请原谅，您的电话打错地方了。”我继续注视袋鼠人。半小时后，铃声大作——找彼得。我保

持礼貌地说：“我们这里没有彼得，我们是……”从此以后，铃声一直没断。刚有人请示疫苗如何处理，就又有人让送良种狗，让我帮忙解物理题。接着又有人通知我：奶奶今天不来了。跟着又有人向我保证，自动飞行器一定给我送来。又有人要我按副三十七号格式提供报表。最离奇的是一个小伙子不容我开口，就向我保证他和从前一样地仍然爱我。随后又有人刨根问底地让我告诉他，神经根炎是怎么治好的。可是，我根本没听说过这种怪病……简直把我闹得心烦意乱，火冒三丈。不是客人在场怕影响不好，我非把话筒给摘了不可。我给故障台连打三次电话，总是占线。袋鼠人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只是每当铃响，他的长耳朵就要奇怪地抖一抖。可能他也厌烦了。大约下午四时左右，我特意看看表，他这才站起身，合上书本，放进匣子，向我表示谢意。他紧握我的手说：明天还要来继续查阅。这时，有个蠢货打来电话问：“产院吗？……你



为什么不是产院！”“这里是疯人院！”我怒不可遏地喊道，丢下话筒。袋鼠人锁好书匣，俯首把银钥匙交还我，拿起礼帽向门口走去。这时电话铃玩命地响个不停，气得我对着电话直挥拳头。遵照礼仪的要求，我送他到电梯口。送走袋鼠人，下班时间也到了。我锁好门，打开报警装置就回家了。

第二天，不知为什么，袋鼠人并没有来。我没有犯疑，四时整，按时下班回家。今天顺心如意，电话也老实地没再打扰我。第三天，百科全书的编辑来电话查问“船帆座某星的确切写法。我打开书匣，呀——只觉眼前发黑：宝书居然不翼而飞。



现在我记不准当时是怎样痛骂了袋鼠人。无疑，宣言是他偷的。怪，他怎么偷的呢？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一直没有放松；办公室又有报警装置。骂是骂，问题还要靠动